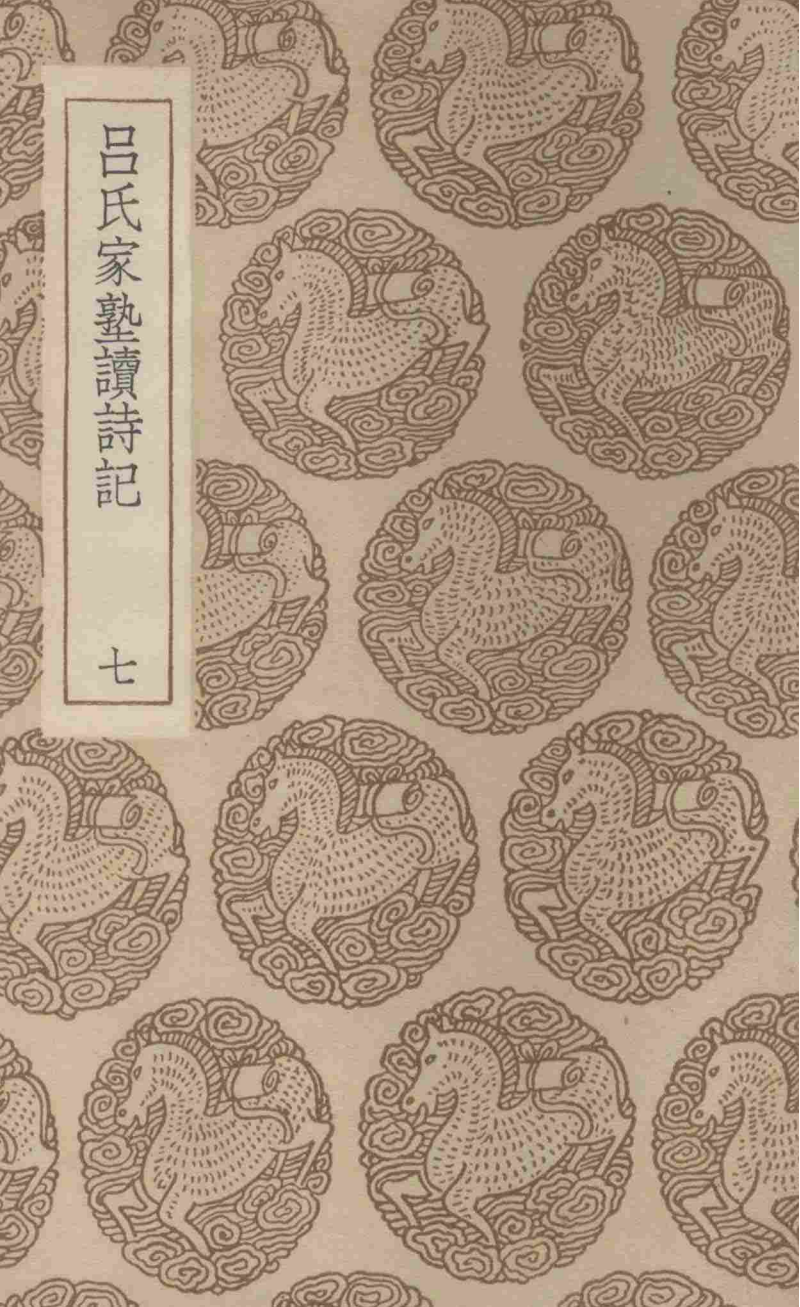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記詩讀塾家氏呂

(七)

撰謙祖呂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

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音密謹，攸音許金介攸止。載震音真慎，載夙

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

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禘也。

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禘焉。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矢於郊。禘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

爲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

禘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禘者配之。變祀言禘者，神之也。

○〔鄭氏曰〕弗之言，禘也。音拂。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祓除其心，周禮女巫云：祓除

鬻浴，左傳曰：祓社，鬻鼓，檀弓云：巫先祓。極皆祓除凶惡之義，祓與去意亦同也。

○〔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

迹也。敏，拇也。

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

○〔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

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

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緝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

○〔王氏曰〕繇，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

莆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

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

○〔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

孔氏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

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

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禮祀上帝於

郊，禱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

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禱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

祀郊禱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

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禱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

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

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宏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

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禱，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

矣。

誕彌面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圻敷宅反不副孚通反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張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莆田鄭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

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章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從羊從辵。○〔孔

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圻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為天子剖瓜者副之是副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

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圻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

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

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鼓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

呱音孤矣。

〔毛氏曰〕實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曾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

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適與人曾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誕實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禮祀，在每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實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訐。沈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匐。音蒲，蒲北反。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

禾役穰穰，麻麥幪幪。音遂，莫孔反。瓜瓞嗶嗶。田節反。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穰穰，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

〔毛氏曰〕覃，長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匐，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

〔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菹，戎菹也。鄭氏曰：戎菹，大豆也。旆旆，然

長也。王氏曰：枝，旗揚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穰穰，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

嗶嗶然多實也。○〔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在稷之生，其體實長且

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植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曰〕旆旆稔稔幪幪啍啍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麻麥美卽此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嶷作嶷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稔稔。○〔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啍作奉。○〔說文亦云〕啍字讀若瓜瓞奉奉。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弗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徐秀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營

反實粟卽有郃他來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弗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蒹治蒹亦謂之蒹猶治亂謂之亂也。〔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

○〔董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苞甲而未拆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稊漸長也。

毛氏曰○〔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稔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

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左

傳云嘉粟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蘇氏曰粟不秬也○長樂劉氏曰粟謂收及時而栗澤

邵姜嫄之國也

釋文曰邵今京兆武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穰城是也

○〔鄭氏曰〕后

稷之掌稼穡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

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不知壤細不能蕃殖粒之大者

無過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

○〔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

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總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

於民封於邵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孔氏曰邵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

以邵爲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

○〔釋文曰〕弗韓詩作拂○〔東萊曰〕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

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

音巨維秬反

維糜

音門維苞起恆反

之秬秬是穫是畝恆之糜苞是任

音王是負以歸肇

音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秬一稔二米也

孔氏曰郭璞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

糜赤苗也苞白苗也

孔氏曰釋草糜作麩者同郭璞

云麩今之赤粱粟苞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麩音糜恆徧也

○〔王氏曰〕任者肩之任也

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

〔毛氏曰〕

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邵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



嘉穀周途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

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稷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

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黍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

載蒲末反，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扞食汝反也。曰也。孔氏曰：謂扞米以出曰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浙星歷反

米也。孔氏曰：浙米，謂泔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溇溇，漸也。焯焯，氣也。燁光引此詩，孫炎曰：溇溇，漸米聲。焯焯，炊之氣。傳以泔米則有聲，黍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蘇氏曰〕：反，洗。徒刀反。浮，音浮。

○〔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釋畜云：羊牡

粉牝，祥也。郭璞云：粉，謂吳羊曰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畜許又反。粉符云：反，牝子郎反。牝，音品。軼，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軼。自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

轆之，此用羝，亦伏體轆上。菩，音負。又音倍芻。初俱反。轆音歷。糜於制反。傳火曰燔。孔氏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

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泚而釋之。其聲漉漉然。又炊之於甑。饔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  
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土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  
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祀

輶。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  
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恆得豐年也。○〔董氏

曰〕韓詩作或舂或抗。故鄭衆於舂人引此爲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舂或抗。○〔說文曰〕烝。抒白也。以沼切。詩云。或簸或烝。

印五郎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大羹也。  
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

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爲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醢菜。清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抵。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 ○〔鄭氏曰〕始升其馨香

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  
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

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

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爲三王之後。況主堯祀者，虞實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

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宜時。○〔李氏曰〕因郊天

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章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荀。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

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爾雅。○〔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邱氏曰〕苞，

抱籜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

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

躐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

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

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

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

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

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七習反。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

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脚踏之容也。○〔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

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

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醢。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脾支反。臠。渠略反。或歌或罍。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醢，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謂薑禾稼也。○〔蘇氏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非菹。

則醢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濡菹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醢人云：朝事之豆，非菹醢醢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

○〔毛氏曰〕：臠，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罍。孫炎云：擊驚罍也。

○〔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禴者亦云卒。

爵是爵為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殺則

脾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為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殺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鍍。音候。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

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卽所謂天子彫弓也。

○〔爾雅曰〕金鏃作木翦羽謂之鏃。

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鏃。

○〔毛

氏曰〕鏃矢參亭。

孔氏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鏃，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既均。

○〔鄭氏曰〕舍釋也。

孔氏曰：釋謂既射於矢也。

〔邱氏曰〕均徧也。謂四鏃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

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朱氏曰〕既燕而射，以

爲樂也。

孔氏曰：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

○〔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東萊曰〕此兩章，鄭元

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敍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

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

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理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異爵，獻酌尙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

然學者讀

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

古豆反。既挾，子協反。

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

又曰：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斯穀。

○〔鄭氏曰〕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

已徧釋之。孔氏曰：擗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擗三挾一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邱氏曰〕四

鏃如樹，言皆著於侯，如以手植之也。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 ○〔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

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東萊曰〕四鏃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

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醜。如主反。 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 醜，厚也。說文曰：醜，厚酒也。 大斗，長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

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尺，長三尺是也。 ○〔孔氏曰〕祈，訓為求。黃耆，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為

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李氏曰〕成王之為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

大斗，以祈黃耆也。朱氏曰：祈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蕝萬壽，用蕝眉壽，永命多福，用蕝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 ○〔東萊曰〕酌大斗

而祈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耆台。湯來反。 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 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者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

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成

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邱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為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涵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有酒

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

〔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

無算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殺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生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

○〔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

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邱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戶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邱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

終也。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

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奠

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

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共

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

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譏愆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

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

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

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才路反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如此。孔氏曰。七章所言天被爾

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允，謂祚及後允也。此章

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子眷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子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於雞反。鷺音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

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鷺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鷺。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鳧屬。孔氏曰：蒼鷺也。

頡解詁云。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鷺，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尸者，有文王武

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濼，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干僞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與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濼，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濼，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甍，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甍，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聲注云，浩水名也。甍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

阜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毛氏曰〕申重

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

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

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孔氏曰〕君諸侯也王

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尊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竝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鳥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曰〕羣匹羣類也。〔歐陽氏曰〕言

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飾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攸暨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邱氏曰諸侯也

○〔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暨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東萊曰〕秦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秦之時也。秦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虞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于郃。史記曰：夏后氏政衰。

去稷不務，不留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留孫公劉。雖在夷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餼音餼糧音糧，于橐音他洛，于囊音乃耶，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糧，糗也。

○〔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餼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靈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

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剗圭以爲鉞，秘注鉞，斧也。秘柄也。○秘，音祕。

○〔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

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郃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稱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鞞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

韓必頂必孔反 琫必孔反 容刀。

〔毛氏曰〕豳、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廬井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兩巘上天下小也舟、帶也。下曰韓。上曰琫。孔氏曰韓

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屬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

而無長歎。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皆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



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偏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鞞，本又作甗。○〔東萊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嶺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

音普

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邱而衆居之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案，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嗣之飲。於鳩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踰踰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

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醑。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

宗也。○〔東萊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

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

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殆盡之

時，暫為詐諉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

居允荒。〔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

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溉。○〔鄭

氏曰〕

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

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

遷。復輯其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

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季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

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朱

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柁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古木澗。止旅迺密。芮籓

居六  
反 之卽。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迺。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迺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籓。○〔朱氏曰〕此章總敍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謂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衆。日益密。乃復卽芮籓而居之。豳地

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籜之卽。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

涇芮籜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匯也。○鄭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東萊曰〕止旅迺密芮籜之卽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

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於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音迺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音挹挹音搗彼注茲可以餼甫云反餼尺志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柴故云流潦也。餼餽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餽說文曰餼一

熟之。○朱氏曰餼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餽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

○〔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尙可以餼餽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

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汗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餼餽。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鬣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壘、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壘，是壘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壘，則壘燕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

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變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孔氏曰〕特性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曰〕暨，息也。

###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免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免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免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僉終也。○〔東萊曰〕前六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伴免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字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畷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字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字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然。

爾受命長矣。蒞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蒞。祿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

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水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顛顛溫貌卬卬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磋體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爲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皇于飛，呼會反，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皇，靈鳥也。雄曰鳳，雌曰皇。○〔鄭氏曰〕翩翩，羽聲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皇于飛，則翩翩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東萊曰〕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布孔反，萋萋七西反，誰誰喈喈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孔氏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萃萃萋萋，梧桐盛也。誰誰喈喈，鳳凰

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檜，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萃萃萋萋，則誰誰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



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莘莘萋萋之盛。雖雖嗜嗜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

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汙許一

反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

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

反

不畏明。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卽安。去惡從善也。○〔鄭

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懜、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懜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無良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物也。順。徇其近者。釋文曰。徇。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尙書疏以能為恣。則此云徇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

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為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懜。音昏懜。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逖。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懜。懜。猶謹諱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

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

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起例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

〔毛氏曰〕惕、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

爲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繾。起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

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允也。入為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當但反出語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實。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實誠也。○〔鄭氏曰〕卒瘁盡病也。猶謀也。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以為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為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振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

王何爲欣欣然不擢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

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力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具，如謠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黃其用事之

臣。○〔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芻蕘，采薪者。○〔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異，乃與女

同官，俱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

之賢者。○〔王氏曰〕囂囂，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尙所當詢。況及爾同寮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諛諛。虐，虐。古亂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躑躑。其略反。匪我言耄，爾用憂諛。多將熇熇。許酷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欵欵，躑躑，驕驕，驕貌。李氏曰：說文，躑躑，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熱貌。○〔蘇氏曰〕諛諛、

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

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

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

藥之也。與此

教藥同意。

天之方懺。

才細反

無爲夸。

苦花反

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許伊反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懺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

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具形體以順從於人。

殿屎呻吟也。

釋文曰殿說文作噫屎說

文作

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

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

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

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

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璫。

許元反

如鏡。

音池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

匹亦反

無自立辟。

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璫如鏡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

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

○〔蘇氏曰〕攜取也。言其

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

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

哉。○〔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榦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東萊曰〕前言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用未反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且明游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

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盥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黨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反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赤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反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浦侯。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

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

掊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東萊曰〕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愬。直類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侯祝周救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愬。怨也。○〔王氏曰〕女為人君。以秉義類為事。乃彊禦多愬。有忠

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為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

於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也。○

〔釋文曰〕作。本或作詛。○〔東萊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愬。其聞規諫。謾

為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白交。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

藩回。無卿。

〔毛氏曰〕：怛然猶彭亨也。鄭氏曰：怛然自矜氣健之貌。

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

〔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善酒，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酒，沈酒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一曰酒。然則酒者，酒然齊一之辭。

止，容止也。○〔毛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

沈酒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酒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孔氏曰〕：旣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螭如螭。音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皮器燮，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螭，蟬也。螭，蝦也。音孔氏曰：釋蟲云：螭，蝦蟇。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燮，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

伐鬼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螭螭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

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以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

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東萊曰〕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況于 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也。動也。言德行脩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旣脩，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東萊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旣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旣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女雖湛同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

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

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也克其者不敢慢之謂

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肯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邊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尙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今天弗尙也李氏曰天弗崇尙者○〔毛氏曰〕淪率也○〔鄭

氏曰〕肯皆也○〔朱氏曰〕弗尙厭棄之也天所不尙則淪肯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

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肯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邊遠也○〔陳氏

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

陷溺也○〔李氏曰〕洒掃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沈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

之以修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逐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肇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

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東萊曰〕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

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讐、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斂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覲。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子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覲。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戶公  
反 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君盡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瞽耳。

桂而甚染而漸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桂染然，人則被之絲，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蘇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音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

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歐陽氏曰〕靡盬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蚤知而反晚成者乎○〔毛

氏曰〕莫晚也○〔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為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莫空蹇蹇我心七感慘慘之純誨爾諄諄美角聽我藐藐反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

未知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蹇蹇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

之意蹇蹇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藐然不人也○〔鄭

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

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為教之也覆以我為虐之也○〔東

萊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回遹。子遙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東萊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卽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苑音彼桑柔。其下侯甸。搃力活采其劉。瘼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兄音填音兮。倬彼昊天。寧莫我矜。

〔毛氏曰〕興也。苑。茂盛貌。甸。言陰均。瘼。病也。○〔孔氏曰〕苑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苑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采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

王失德剝喪無以芘蔭其民之譬也。劉、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採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鄭氏曰〕殄絕也。

〔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况為滋也釋言云悉塵也孫炎曰悉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釋文曰〕兄

本作况。○〔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憤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

大貌。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具既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既以為燼。歐陽氏曰皆為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既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

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

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強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都但反。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武中反。孔棘我圍。

〔毛氏曰〕。宇。居。儻。厚也。圍。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爲謀爲恚。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恚。憤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

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爲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音愛。民有肅心。莽善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嚮也。僂。使。莽也。○〔鄭氏曰〕。使人喏然。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喏者。風喏。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也。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喁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蝥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蝥食苗根。

曰蝥。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

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胥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旤也。○〔王

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為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于衆。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

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牲牲所巾。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肯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牲牲衆多也。谷窮也。

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牲

牲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既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葉毒。螫人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

音遂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爲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



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

朱氏曰。職、專也。

○〔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

〔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遘、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

力智反。

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

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戕而懼，側身脩行。下孟欲銷去起呂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周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在見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

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

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

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

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下土。寧丁

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

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

○

〔鄭氏曰〕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

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

宗奠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

神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在雷  
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子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子然而無復有遺。  
孔氏曰子然。孤獨之貌。  
○〔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尙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氣大甚，人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陳氏曰未

知死所也。衆民之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雲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

仲夏乃命百官，雲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

祖爾。

早既大甚，滌滌。徒力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悞。音談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上帝，寧俾我遜。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悞，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

魃而害益甚，艸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

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遜去以避賢者，無以我

苦此庶民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癘。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憯。會也。○〔鄭氏曰〕癘。病也。天何會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

○〔王氏曰〕胡寧癘。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

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

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藹。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早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早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有。

○〔鄭氏曰〕藹。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

兵故令弛。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其兵也。大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梁。

士飲酒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

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哩之哩同。當為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

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作廙，爾雅作悝。爾雅釋詁曰：悝，憂也。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呼惠反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

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保毛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

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

璞注曰：今中嶽崧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 ○〔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

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榦也。王氏曰：榦。垣屋所恃以立。 ○〔王氏曰〕蕃。言扞

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爲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聲。聲申伯。王祖管續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聲。聲勉也。續。繼于於灋。式也。申伯聲聲然勉於德。以賢人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

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

申伯之賢。當使南國。灋之。○〔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毛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

曰。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人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鈎膺濯濯。渠略。直角。反。鈎膺濯濯。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鈎膺。樊

纓也。孔氏曰。鈎者。馬纓額之金。鈎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中車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

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己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

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于郟亡悲。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其粃音張式邁市專，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郟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郟，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郟，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于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郟在鎬京之西，岐周

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

也。○〔鄭氏曰〕粃，糧式，用邁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

曰微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根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灑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

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嵩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嵩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呼報反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也。灋。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

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格于下。言周能以明。

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傅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亦哲也。竝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旣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保身乃己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王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恆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卽是不茹不吐。旣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東萊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嵩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

宜也。鄭作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

〔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

袞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

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

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

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音恭爾位。朕命不

易。古且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爲侯伯也。○〔鄭氏

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

倬然著明。○〔朱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

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暉。○〔陳氏曰〕梁山。禹治水。其

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猶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

古之恭字。或作共。榦。作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

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續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解。虔

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音弗錯衡。玄衮赤舄。音昔鉤膺

鏤音漏錫羊鞬音苦郭鞞音苦宏淺幟音莫歷籒音條革金厄。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卷二十七

六三五

〔毛氏曰〕修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於嵩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  
朱氏曰覲禮執圭贊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箋以入覲於王為行享禮介

圭則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  
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 ○〔毛氏曰〕

淑善也。交龍為旂。  
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綏大綏也。  
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賈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

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葦漆篋以為車蔽今之藩也。  
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

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蕪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衡文衡也。  
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 ○〔孔氏曰〕元袞以元為衣而畫以袞龍

赤烏赤色之烏。○〔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孔氏曰馬鞅鉤以金為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

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鐵錫者蓋特賜之。○〔毛氏曰〕鞞革也鞞軾中也。  
孔氏曰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鞞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  
孔氏曰幘禮記作帓周禮作幘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臂鹿臂春官巾車言大禡軒禡皆以有毛之皮為帓是

覆蓋之名覆。○〔鄭氏曰〕幘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搯之。  
孔氏曰幘首謂之革注云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王氏曰〕淑旂綏



章於緋後建之簞蕪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幃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屠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魍魎鮮魚。其藪音速維何。維筍音反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音子餘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祀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

〔毛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

百壺。○〔鄭氏曰〕。魍魎。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者也。○〔毛氏曰〕。藪。菜殺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

深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

侯在京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覲禮。稱來

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王之甥。蹶俱衛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

之。祁祁巨移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

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

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

〔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

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

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偽韓姑其一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況甫魴音魴音序音甫。鹿音嘯嘯。

愚甫有熊有羆。有如字又貓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視其

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嘯嘯。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

矣。韓國之士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

〔鄭氏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

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

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

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

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

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實墉實

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

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

〔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

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熊大於熊。

有黃熊。赤熊。貔言皮。則豹熊亦獻皮也。○〔東萊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

侯爲之。霸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濟。王命召虎者。是淮陽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蟠冢導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

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

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

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

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册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東萊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

榦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

為小子不足與有為。當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東萊曰〕肇

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爾圭瓚。才旱。初亮。一。音。西。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

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案鬯

人。掌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

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始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

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

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

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宋氏曰〕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頌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毛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

音泰下同

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

戶剛反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

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

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

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爲司馬。

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司馬掌其戒命。○〔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

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

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

○〔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卽此爾。上

章旣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音亦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

說文曰：紹，糾緊也。

○〔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

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如虓，虎鋪火交敦淮潰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旣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



也。卽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虢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虢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

吐丹反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

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鷂之類。擊擊衆

鳥者也。

○〔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

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

○〔毛氏曰〕。苞。本也。

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

○孔氏曰。兵法

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達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壓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 孟音卒賊孟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瘵敕留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

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

也如孟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

食根曰孟食節曰賊○〔孔氏曰〕孟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

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孟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

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惡聲之鳥。喻褒如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籟人伎之鼓。忒音。譖始竟背音。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籟。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伊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跡。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肯忌。不弔如字。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

王氏曰：王乃舍狄弗以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

賢者也，與名顯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

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

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既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

危也。鄭氏曰：幾，近也。

○〔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必沸音弗

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蘋蘋亡角反

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

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鬻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己，不

後己，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蘋蘋，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

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

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章句從毛鄭八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都田反癘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癘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

〔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戶工反蝥賊內訌昏椽反靡其音恭潰潰回通音聿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蝥賊以潰其內椽天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

○〔蘇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椽靡

共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俾子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

〔東萊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音 訛訛音 曾不知其玷音 兢兢業業 孔塤音 不寧 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訛訛然以苟訛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

〔朱氏曰〕小人在位，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

戒愆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潰戶對反 茂如彼棲音 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艸，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艸也。○〔王

氏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艸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假實反 胡不自替，職兄音 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

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粹鄭氏曰疏，藜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粹九，鑿八，待御七。○孔氏曰九章稟米之澹云，稟率五十糲米三十，粹二十七，鑿二十四，待御二

十一，言糲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粹，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

〔毛氏曰〕替、廢兄，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

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裁音戕。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甌亂有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音子六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